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雍正劍俠圖

第三十八回 誓同心夜探玲瓏島 逢絕地幸喜遇恩師

上回書說到：田子步到玲瓏島探視，可把韓忠他們嚇壞了！他們認為，這一定是田老八到這兒探聽消息來了，便對司徒朗說：「哥哥，我們可就指著您了。」司徒朗一擺手：「你們別管，該站著站著，該坐著坐著，來呀，把田八爺給我帶進來。」

進了玲瓏島，田八爺心裡就為難啦，挑簾來到大廳，田八爺一看，哎呀，這勢派可不小哇。四哥、五哥、七哥都在這兒坐著，小兄弟的都在旁邊站著。

司徒朗左胳膊支在桌案上，用左手托著自己的前額，往桌上一趴，連理都不理。田八爺邁步往前來，低頭道：「兄長在上，小弟田方拜見。」司徒朗仍然不理。田八爺連起都不好起來，又道：「哥哥，小弟田方來看您了。」司徒朗還是不理。八爺一想：看來您是不理我了，我田方人稱「小武侯」，我要不能和您說上話，我還叫什麼「小武侯」哇！於是田方自己站起來到了案子前頭，「啪啪」雙手一拍桌子道：「哥哥哎，冤死田方，屈死田方了。」

趴在司徒朗耳朵邊直哭。哎喲，哭得這個痛哇！別人也沒人言語，也沒人勸。

哭來哭去，把司徒朗給哭煩了，「叭」一撥楞腦袋：「田方你哭什麼！我死了麼？上我這兒嚎喪，你噁心我！」八爺心說：你愛怎麼嚷就怎麼嚷，你不是說了話了嗎？說了話就好辦。「哥哥，我田方冤哪，我冤死了，我沒處訴冤去，只有在哥哥您這兒訴冤。」司徒朗耷拉著臉：「你怎麼冤哪？你說！」

「哥哥，你容我說話嗎？」「這叫什麼話，叫你說你就說。」「好吧，我應當不說，可哥哥您非讓我說，我就只好說了。」

田子步擦著擦眼淚：「自從小弟來到玲瓏島，屈前奉教，屈指算來，已經十幾年了。哥哥，小弟自認為沒有得罪哥哥的地方。只是由於這些年來山裡事忙，我掌管著一些事務，分不開身，不能給哥哥及時來請安。可每逢到了節年，或兄長的壽辰，我總派人給哥哥把禮物送到島上，小弟視兄長如師，兄長帶小弟親如手足。這一次我親臨玲瓏島，甯管幹什麼來了，哥哥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魚情看水情。哥哥，您這麼樣拒絕我，我給哥哥磕頭，您不理我，我心裡難受呀，當年我給哥哥拜過師呀，師徒之情，手足之義，哥哥，您就沒有一點憐憫小弟之心嗎？好像是素常來往，對哥哥孝敬不夠，讓哥哥挑了我的眼。如果這樣，我還哭。」田八爺放聲大哭，哇哇，淚如泉湧。

「得了得了，別哭了。」「不，我不哭難受。」「嗨！得了得了，算我不對。」

司徒朗一看田八爺這麼哭，他的心就軟了。「坐下坐下。」「我是坐下，我惦記著跟您說會兒話，我還要走呢。」「好吧，你說吧。」「哥哥，您也知道八卦山的事兒，可能我這三位哥哥和姪子兒都跟您提了，他們也都在這兒坐著呢，可這件事的原委根由您可不知道。」田方就把這件事由頭至尾說了一遍。

「既然我們跟人家打了賭了，君子一諾千金，不能反悔。試藝五絕，我們八卦山輸了，就應該把兩個孩子交出去。退一步說，兩個孩子逍遙法外，但國寶不能不還朝哇！我就問您，偷了皇上的東西總不給，那成嗎？甯說偷皇上的東西，偷您的您乾嗎？」司徒朗一聽：「對呀，偷我的我也不乾呀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，可他們不顧手足之情，到您這兒來花言巧語，跟您說了好多的話，要不您不至於對我這樣，您不理我，我心裡怪難過呀！我這次來，就是想問問哥哥，您能不能答應我三件事？頭一件事，您讓他們大家回去，一是保全我們八卦山弟兄八個的手足之情；二是使人家童海川銷票無事；三是從今以後，把您和我哥哥李昆的隔閡打消。老人見了老人親哪，一番相見一番老，能得幾時為弟兄。哥哥，您已經八十多了，您還活八十多呀？您眼前頭，誰是您的近人親人哪？您不就這麼兩個師弟嗎？哥哥，您怎麼就這麼心眼兒死呢。」司徒朗一聽，心說：這個八爺，跑到我這兒，還編排我一堆不是。

便說：「好吧，你往下說。」「我要求您從今後跟八卦山就像一個人一樣，我們大傢伙兒雲霧散，您看不好嗎？」「老八，說真的，你這片話打動了哥哥的心。可有一樣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。我跟你哥哥李昆倒沒什麼，相反的，姓童的這些人怎麼這麼厲害呀？請出王十古，試藝五絕。當然，國寶應當還朝，韓寶、吳志廣這兩個奴才也應當打官司，就這麼樣讓他們回去我可不乾。你回去吧，讓你哥哥李昆到我這來一趟，如果你哥哥不來，那就讓侯振遠和童林到我這兒來一趟吧。我們總得見一下子兒，事情都好辦。你看怎麼樣？」田八爺心說：我的目的就是瞧他們在這兒沒有，別的我不管。「哥哥。我哥哥李昆來了，你們哥兒倆言歸於好是件好事，如果侯振遠、童林來了，你們言歸於好，把兩個孩子交出去，把國寶交出去，從此化險為夷，我們雙方打消了心裡隔閡，那當然更好。可人家到了這兒，你們要是翻了臉，當場動手打起來了，手足相爭，弟兄變目，我這三個哥哥帶著兩個姪子，從您這兒又跑了。這樣，人也得罪了，仇也結下了，國寶也不能還朝，我們八卦山的事兒也完不了。反而讓我的兄長李昆七十好幾的人，心裡為難受窄，我做兄弟的，心裡可驚扭哇。」田子步口似懸河，舌如利劍，不愧小武侯，司徒朗果然上當了。「你放心，他們爺幾個，誰也跑不了。」韓忠心說：田老八，好小子嘿！你這一句話，就要了我們爺兒幾個的命了，我們再想從玲瓏島跑可就難了。司徒朗這人說話是算話的，田方一抱拳：「哥哥，要是那樣，我就回去一趟。我哥哥是不是來，人家侯、童是不是來，那就另說了，反正我把話給您帶到了。」「好吧，我等你們三天，走吧。」田八爺轉身形出大廳，出了玲瓏島，上了自己的小船。

船打回頭，喇啦啦順水路往回來。都到下午了，田八爺下船上山，順著八卦山裡走，一直來到中央戊己土大廳，爺幾個全在這兒等著呢。八爺進來，就把事情經過全說了。侯振遠和諸位老俠一聽，都稱贊說：哎呀，田老八這個小諸葛還真了不起，一個拴馬樁把這仨哥哥、幾姪子全給拴住了。「我哥哥司徒朗說了，您不去不行，侯、童二俠不去也不行，給人、給國寶，都得你們去。」李昆面色蒼白，老俠侯振遠一擺手：「事情不是到了這地步了嗎，咱們大家從長計議，人多主意多，大家商量個主意，太極公念手足的情誼，司徒朗老義士也是個赤膽忠心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人物，他不是個壞人。」

大家伙兒一塊坐著說話，圍繞著玲瓏島的事情議論開了。田八爺又把玲瓏島的情況給大家仔細介紹了一遍。直到掌燈吃晚飯的時候才散。

海川在吃飯的時候，可就一聲沒言語，吃完了飯，回到了自己房裡。心想：事情是誰的？是我童林的，商量的結果也沒有個最好的辦法，有說打的，也有說暗探的，總之都不容易。不過我童林也得試試，也得嚐嚐！乾脆，今天晚上我上趟玲瓏島吧。海川又想：甯說上玲瓏島，出人家這個九宮八卦連環堡都不容易。海川正愣神呢，瞅見門口站著一個侍候的僕人，海川點首讓他進來。這個人也就二十多歲，身子骨很棒，穿著一身藍，煞著絨繩，灑鞋白襪子，漆黑的一條大辮子盤在腦後。「你姓什麼？」「童俠客爺，我姓王，排行第三，莊主爺給我起了個外號叫機靈鬼王三。」童林說：「你很機靈啊，在八卦山呆了幾年了？」「童俠客爺，我在八卦山可呆了好幾年了，我從十來歲就在這兒，有好多年頭了。」「你家裡還有什麼人呢？」「還有爹、娘、兄弟姐妹一大家子人呢。」「你在八卦山掙多少錢？」「嗨，這二五眼的事兒，一月一兩五錢銀子。」海川一伸手，拿出十兩銀子來道：「給你這十兩銀子，買雙鞋穿。我看你在這兒侍候我忙忙叨叨的，我心裡很過意不去。」

「哎喲，這，這我怎麼敢呢，我們八莊主早就有話兒，不讓我們要客人的錢。」

「嗨，拿著吧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不就完了嘛。」「那我就謝謝您了。」王三也就收起來了。童林問：「王三，這個九宮八卦連環堡你熟嗎？」「閉著眼，打個滾兒都能來回走。可您剛到這兒，您不知道。」海川點頭：「噢，我悶得慌，你能不能帶我到你們這個九宮八卦連環堡外面去溜溜？」「喲，這麼晚了，您還出去？不過您老人家要樂意的話，小子我可以陪您出去。」

海川把子母雞爪鴛鴦鉞帶好了，就跟著機靈鬼王三打九宮八卦連環堡中出來。

八卦連環堡周圍都是大山，海川抬頭看天，滿天星斗，銀河耿耿，玉露冷冷，夜靜更深。喝，這夜景真幽美。「俠客爺，您剛

來到我們這兒，要說這八卦山確實不錯。您是在這站一會兒就回去呢，還是想溜溜？」「你們八卦山，四水團圍，船可得多呀。」「好！大小船隻一百多條呢。」「在哪兒擱著？」「嗨，有船塢哇。您琢磨琢磨，沒有船塢哪行呀。」「這船塢在什麼地方？」「船塢？您打聽那個乾嗎？俠客爺您幹什麼？」「王三，既然山頭這麼美，我想下山到船塢找條船，逛逛南盤江，這江中的夜景更美呀。你說對嗎？」「嗨，俠客爺，您真是個風雅之士呀。」童林心說：我還雅呢！

「真的，咱們南盤江的夜景可美極了，要是您老人家樂意，我就帶著您到船塢去找條船，陪著您到船上去走走，您老人家也高興了，掃去白天的愁雲，回去好美美地睡上一覺。」

兩個人就順著小道下來，轉來轉去，轉到了東面兒，到了船塢。「俠客爺，咱們山裡也沒事兒呀，可今兒怎麼一隻船也沒有了呢。」海川一瞧，可不是嗎，船塢裡空蕩蕩的，除了水，什麼沒有，沒聽說八卦山要幹什麼呀？

王三也納悶兒。「俠客爺，我們有一百多條船呢，怎麼沒有了呢？哎，那兒不是一條船嗎？」王三往江裡一指，遠遠的桅桿上有一個小紅燈籠，時閃時滅。「哎呀，真是一條船。」王三高興：「喂，您看見沒有，它往這邊兒來了。」果然，這條船漂漂悠悠往這邊划過來了。「嗨，過來，船家！」機靈鬼王三一喊，這只船越來越近，來到了江邊。攏了岸，係好纜繩兒。海川一看船上只有兩名伙計，船頭有夾桿，一根長竹竿挑著燈籠，船艙板兒全蓋著。

機靈鬼王三問：「你們二位幹什麼呢？」「我們是奉爺命巡邏的，回船塢交班。哈哈，您是哪位？」「我是中央戊己大廳的伙計，叫機靈鬼王三。」

「哎喲，王三爺，您二位幹什麼呢？」王三指著海川說：「認得不認得？這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海川俠客爺。俠客爺要到江中看夜景，找了半天，可沒找到船，這船都哪兒去了？」這兩個伙計也搖頭：「我們走的時候還滿著呢，怎麼一會兒工夫全沒了？」「不要緊，俠客爺也不白使喚你們。」伙計說：「嗨，俠客爺要到江上轉轉，給錢不給錢都行，我們還不是應該伺候嗎？請您上船吧。」王三可說：「俠客爺，我陪您上船吧。」「怎麼，你陪著我去？」「那可不是嗎。」「那我想想。」「您想什麼，我一個人在這裡等著合適嗎？」海川想了想：「這樣吧，我給你找個地方，你等我一會兒，我轉一轉就回來，到原地找你。」王三點頭：「也可以。」海川往回轉身，領著王三往前走半箭之地，過了一片樹林，有一個山坎，抽個冷子，就把王三的脖子給掐住了，往下一按，碼肩頭攏二臂，四馬倒攢蹄捆結實了，拿中指一揉他的氣管，這下把王三憋得夠嗆了。「俠客爺，我可沒得罪您哪，您幹嘛把我給捆上呀？」「王三，事到如今，我不能不和你說實話了，我有心趕奔玲瓏島前去探路，順手捉拿你家少莊主韓寶、吳志廣，把國寶請回來。一天不拿回二小、得回國寶，事情就完不了。我看你們莊主也挺著急，不瞞你說，他是我的師哥呀。我如若不把你給捆上，你回八卦山一報告，我的船走不了就被人家追回來。我只好對不起你了。回來之後，我還要多給你幾個錢。」

「俠客爺，您放心，您把我給解開，我決不言語，決不……」海川斬釘截鐵的說：「你別再說了，你說出天王來，我也不能相信你。」撕下王三一塊衣裳襟來，「叭」地一卷，把這塊破布條塞進他的嘴裡了。王三都要哭了，海川轉身回來，到了江邊。對二人說：「你們二人多受累。」又掏出七八兩銀子來說道：「得了，這點銀子給你們買壺酒喝。」「哎，俠客爺，我謝謝您了。」「這算什麼。」海川用手一指：「大江之上就行了。」眨眼之間，船就「嘩啦啦」地向東順流而下。走到半江中心船可就不走了。海川一愣：這下可完了，自己在岸上是俠客爺，到了江心可不靈了，自己不會水呀。

他一伸手把包袱皮打開，拿出雙鉞來：「你們要幹什麼？」「哈哈，俠客爺，您把我們當壞人了，我們是八卦山的船，能是壞人嗎？」「那麼你們倆為什麼不走了？」「啊？因為有個朋友在等著您呢。」海川一愣：「朋友？在哪兒呢？」「您看！」把艙板打開，「噌」的一下，一個人就竄出來了。身輕似燕，往這兒一站：「你好大的膽！」海川一瞧，哎喲，原來是自己的哥哥，聖手崑崙鎮東俠侯廷侯振遠。

前面說過，這哥倆算是過心了。酒席案前，大伙吃著飯，你出個主意，他出個主意，海川可始終沒說一句話。老俠侯振遠就想：他怎麼能不說話呢？

大家出主意是為了他呀，怎麼著也應該有所表示呀，一聲不言語，噢，心裡憋著鬼哪。所以侯振遠吃完飯，也推說休息，來到自己的房中。伙計進來伺候，老俠一看，便問：「你姓什麼？」「噢！老爺子，老莊主叫我來伺候您老人家。我叫機靈鬼王三，您老人家沒來時，我就知道您鼎鼎大名。」老俠拿出十兩銀子來：「這個給你。」「哎喲，老俠客爺，您這是幹嘛？我可不敢討您的賞錢。我們莊主爺不叫跟客人要錢，您是老前輩了，我們應當伺候著。」侯老俠把自己的心裡話說了：「童林一定要夜探玲瓏島，我求你幾件事：一是把我帶出八卦山。二是到船塢傳我的話，把所有的船隻都調離，只留下一隻快船。再有一件，我一切準備好了以後，你到童林那屋裡去，故意在門口轉，他要你帶他去船塢，你就去船塢，然後你把我們這條船叫到江邊來，你就甬管了。完了事之後，我們還要多給你幾個兒。」

老二位一前一後，打八卦山出來，到了船塢。老俠客爺有吩咐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……因為整個八卦山的人全知道，也知道四、五、七三位莊主帶著二小和國寶逃奔玲瓏島去了；也知道老莊主李昆在這裡頭為了難。老俠侯振遠告訴王三：「王三呀，照我的話去辦吧。」於是王三回來，跑到海川門口一晃悠，故意地露面。

海川上了船，船往前走，半江之中，一開艙板，老俠侯振遠出來了：「你好大膽呀。」海川先是一愣，然後大笑：「哈哈，江湖上都說侯不離童，童不離侯，看來咱們哥倆想一塊兒去了。」「胡說，我讓你回！這玲瓏島不比達摩堂，達摩堂全是武術，憑我弟兄的本領和經驗，也都能對付。這玲瓏島都是消息、埋伏，有再大的能為，蹬上消息你也得喪命傾生。依我說，你給我回去。」「哥哥，咱們已經到了這兒了，還能回去嗎？我童林想的，也就是哥哥您想的，玲瓏島就是地網天羅，我們哥兒倆也得去！難道二賊不拿了，國寶不拿了？」老俠侯振遠低頭不語，半天才抬起頭來：「看來是非去不可？」

又回頭招呼兩個伙計道：「船家，你把你們渡到玲瓏島，哪裡能靠船，你就往哪裡靠。」老哥倆各自一摸軍刃，跳上船，「刷啦啦」幾十里水路，一會兒就到了。黑壓壓，霧沉沉，玲瓏島猶如一個大蘑菇相仿，煙環霧繞，全山玲瓏剔透。靠南面的山上是大塊大塊的山石。山根處全是蘆葦，十分險惡。

水手說話：「二位俠客爺，您看這是玲瓏島的南山坡，只有這兒能靠船，但能不能上去，我們哥兒倆可不保險。這玲瓏島的消息、埋伏非常厲害，沾上死，挨上亡，你們二位可要多加小心。」說罷拐回去了。

海川看了半天，一拔腰，「嗤」身形飛起二丈四，奔了上去。侯振遠一看海川蹦上去了，也拔腰，奔這個方向來了。等侯振遠上了一個石頭，再找海川，沒了。鎮東俠一陣發怔。其實，海川飛身形起來，沒說兩句工夫，腳尖一點石頭，就發現前面有個人。「嗖嗖」順著山縫就追上了。海川心說：我們哥兒倆剛進玲瓏島就被發現，他進裡邊一報告，我們哥兒倆的命就沒了，必須追上他。無奈前面的人跑得還挺快，眼看都要追上了，前面出現了一個山洞，那個人「嗤溜」一下鑽了進去。海川一分雙鉞，腳尖一點地，「噌」地一下也竄進去了。「嗖嗖」海川就順著前方聲音追過去了。過了一個山孔又一個山孔，有的地方能看到星斗的光華，能看見半輪新月，有的地方看不見。海川腳底下攢勁，手捧雙鉞，「刷啦啦」鑽了幾個山孔以後，就聽見水響了，「嘩……」好像從一個山孔鑽出來似的。外頭有亮，等海川出來一看，這個人不走了，貼著前面山根站住了。腳底下是一片沙灘，不太大，淨是石子、沙粒。從西北角山上下來的水往下流，「嘩……」這塊地雖然不大，四週的山頭都往裡拱著，當中露天，水從西北下來，好像一個井口似的。從這個地方往上走，也有四丈左右，周圍都往裡拱著。在山根這兒，這個人不動了。海川伸手一摸不是真人，是個竹片做的，外面套著真人的衣服，煞著絨繩，假腦袋，臉衝裡，仔細看下邊有線槽兒。這些個假人，一個接一個，把海川引到了這裡。

海川心想：這是什麼地方？看看眼前，頭頂上這個山就不好辦，都是像鐘乳石一樣，犬牙交錯地下垂。海川雖然會壁虎游牆的功夫，可這兒，他沒法爬，跟大冰川似的，你身子貼不上，氣吸不上來，固定不住，所以沒法辦。

哎呀，好像一個大窩棚，只有頂上透天，底下有水有沙灘。假人既然把我引到這兒來，看來這是個危險的地方，事不宜遲，我得趕快回去。按著原路逃離此地，去尋找兄長侯振遠。

海川順著線槽往回去，走到一個山窟窿，他鑽進去了。進去以後，看不到腳底下線槽了。連轉三個山窟窿，出來一看，還是剛才這裡。再從別的地方鑽進去，鑽了幾個窟窿以後，出來一看，還是這兒。明明看著是個活洞，鑽進去以後，什麼都摸不著，全是石頭，死的。明明像是死洞，確又能往裡鑽，鑽來鑽去，鑽了兩三個洞以後，又鑽回去了，找不到進來的道路。海川心說：哎，這不是把我給困死在這兒了嗎。海川仔細看前面的石頭，也就是把他領進來的那個方向。站在水邊上，抬頭往上看，借著星斗的光華，新月的光華，才看見北面山坡上的石頭，上面定著三個大紅字「鎮海川」，好像這個地方就叫「鎮海川」。哎呀，海川看見了這個地方，激靈靈打了個寒戰，怎麼這個地方叫「鎮海川」呢？我叫童海川，這兒叫「鎮海川」，我不是有點犯了地名了嗎？想當初後漢三國，兵發雒城，龐統龐世元龐軍師來到落鳳坡，被張仁亂箭射死，因為龐軍師的名字叫「鳳雛」，所以叫人家給射死了；聞太師路過絕龍嶺也自刎身亡。古來的人犯了地名都得死，我童林犯了地名呢！人家司徒朗不用來拿我，餓我七天，人家再來把我提了去，當眾羞辱於我，我童林死後名譽都不香啊！唉！我怎麼就不聽哥哥侯振遠的話呢，人家整個玲瓏島的消息埋伏十分厲害，我怎麼就沒理會呢？到了現在，叫地地不語，叫天天不應，前進無路，後退無門，把我童林活活困死在此地！

海川越想心裡越驚扭，實在沒轍了，得了，我死在這兒吧，海川心中頓萌死念。我不會水，跳進水裡能把我淹死，旁邊山根子有大石頭，我憋足了勁兒往上撞，只要我不把功夫用上，腦袋照樣碎，我也能死！唉，這又何必呢？低頭一看子母雞爪鴛鴦鉞，自己把它擦得銜亮，見雙鉞如對良友，見雙鉞思念恩師，以手把鉞一合，鉞尖對準自己的胸膛，不就把自己給紮死啦？

一死百了，我就全不管了。哎呀，難道這就是絕地了嗎？我童海川在家誤傷老父，逃亡在外，臥虎山遇恩師學藝十五年，兩位恩師費盡了心思，教育我童林成名，我還沒把門戶立起來，師恩一分一釐未報；王爺待我恩重如山，士為知己者死，我還沒有報答王爺呢；哥哥侯振遠和眾位賓朋，千里迢迢來到江南，協助於我，到現在撇下這些人一死，我對得起誰呀？可我也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人家司徒朗把我促住。童林想到這兒，得了，雙鉞一合，一咬牙：「童林哪童林，想不到你生有處死有地，命喪於此。」他叫自己的名字。說完，他要使雙鉞紮自己。猛然間，這山頭上有人說話：「底下是誰，難道是冤家童林嗎？你真乃大膽！」「啊！」海川一聽，這是自己恩師的聲音，忙答道：「師父，正是弟子，童林被困於此，師父，您救命吧。」這真是無巧不成書，英雄身逢絕地，巧遇恩師。

海川抬頭往上瞧，影綽綽站著三位道長，正低頭往下瞧，果然是自己的老恩師，談笑清居無極子尚道明，愛蓮居士太乙劍客何道源。在這老哥兒倆旁，還站著一位道長，穿著件青道袍，還是補丁摺著補丁，腰裡係著水火絲縑，青中衣，厚底雲鞋，黃白淨子臉兒，花白鬍鬚，挽發纂，金簪別頂，背插塵尾。老仙長高聲道：「你先不要忙，我們爺兒仨一定想辦法救你。」說著，一條煞腰的絲縑就遞了下來。海川是個把式匠，輕身提氣，上邊尚道爺手伸出去，連提幾把，「啪」一拽，海川借勢用力，像一個球一樣，從「鎮海川」底下被拽上來了。

海川一個跟頭就勢往前一搶步，站穩了腳跟，然後，跪倒磕頭：「師父，弟子拜見。」三位道長把煞腰的絲縑解下來，各自佩在腰上。尚道明一揮手，從肩膀上把自己的拂塵拽出來，用拂塵的馬尾一搭童林的腦袋，說道：「冤家，大膽哪，我把武林絕藝教導給你，要你廣收桃李，興自己的一門武術。

你奉聖命下江南捉二小、請國寶。你知道玲瓏島是什麼地方？是地網天羅。

你竟敢私自一人，單身涉險，來到此處，被困『鎮海川』，無人搭救。你被縛之後，司徒朗不殺，也將你名譽毀掉，如何替為師興一家武術？如果不在司徒朗之手，你要自刎身亡，試問我們哥兒倆十五年的心血何在呀？你家中的二老倚門盼望，你對父母是無義不孝呀。老俠侯振遠諾大年紀，為了你，八十多歲背井離鄉，眾賓朋都是這麼大年紀，離開家來幫助於你，你撇下這些老兄長們，要死於此地。我問你，你這叫交友之道嗎？朋友相交，你算不義呀。王爺是金枝玉葉金身大駕，都為幫助你尋二小、得國寶出力，你撇下王爺在江南不管，要一死了之，主僕之情，君臣之義你也算不忠啊。不忠不義不孝，冤家，你自己想一想。」尚道爺說完了，何道爺說，何道爺說完了，尚道爺又說。

海川跪在這裡一聲都不言語，旁邊的道爺搭茬了：「二位師叔哇，這是我的師弟海川吧？無量佛，我兄弟是個好孩子，看來還是聽你們哥倆的話的。得啦，您看在姪男份上，饒恕我兄弟童林吧，我相信他吃一塹長一智，應該守身如執玉，拿自己的身體當作金玉看待！不應當到了危險的時候，自己有輕生之念。」尚道爺一沉臉：「哼！無量佛，童林。」「還不拜見你的師兄。」

童林一看，這破衣拉撒的老道還是我師哥！無奈，趕緊起來磕頭：「拜見師兄！」「噢，師弟起來起來！」老道把童林攙起來了。「這是你師伯的三弟子，是你的師兄——補陳道人，呂瑞呂德興。」

爺四個合在一塊，從樹林中往後出來。密林深處有一座小廟，這是司徒朗給師弟蓋的。前後兩層殿，有鶴軒，栽種著奇花異草。吃著司徒朗，喝著司徒朗，哎，這地方還倒不錯。到了角門這裡，一推門就進去了。爺兒四個關好了角門，奔東配殿來，來到東配殿挑門簾進去，屋裡頭點著燈呢。海川在後頭，抬頭一看，嗯，迎面的雲牀上有三個棕團，只有當中的棕團上面坐著一個老道，中等的身材略為高一點，面似三秋古月，白髮蒼蒼，頂都謝了，挽著一個白髮，扣著一個楊木道冠，金簪別頂，銀鬚苦滿前胸。上身著古銅色的道袍，係著水火絲縑，腰裡頭可能鼓鼓囊囊圍著什麼。海川一瞧，認得，打杭州下雲南，在墳後頭髮現了李英、白潔、孫亮，有個騎小驢的道長，給他們了結了那件事，不正是這位道長嗎？他怎麼跑到這裡來了？師父和他是什麼關係呀？爺兒仨進來以後，借著燈光，兩位老仙長往旁邊一閃。尚道明說道：「無量佛，師兄，您的姪子來了。海川，上前拜見師伯。這就是我師兄的親師兄，你的大師伯——太虛上人莊道勤。」海川這才明白：哎呀，原來是我師大爺。海川搶步進身，跪倒了磕頭：「師伯在上，姪男童林大禮參拜。」海川心說：這是司徒朗的師父。老劍客莊道勤的臉上一紅：「無量佛，賢姪呀，起來吧，師伯對不起你呀！」「嗯？師兄啊，您怎麼……你們爺兒倆見過面哇？」尚道明、何道源老哥兒倆不明白地問道。「不錯，見過面。」莊道爺就把當初的事情提了一遍。

尚道爺和何道爺聽完很不樂意。你這叫做長輩的嗎？要不就不告訴他，要不就告訴他，什麼叫雲南大山、三間草觀、無知的老道哇？看起來我師哥這人還真得留他點神哪！

原來，老仙長莊道勤為了躲是非出去了一趟，回來之後，他不敢上八卦山。老仙長想這個：我不是已經碰到童林了嗎？如果這會兒我回八卦山，他正上八卦山去，我們爺兒倆在那裡碰上，我就得說實話！我跟李昆和海川金磚不厚，玉瓦不薄，海川是我師姪，奉聖命捕盜，我說李昆你把國寶交出來，把韓寶、吳志廣交給童海川，可我不能說這句話啊！那樣一來，我踩毀自己徒弟了。這個老仙長有點護短，當年司徒朗從國外回來，給仙長磕了個頭，老仙長罵了幾句，也就過去了。仙長只能回到玲瓏島，住在自己三徒弟呂德興的廟裡。

這天晚上，老哥兒倆帶著呂德興出來看玲瓏島的夜景。呂德興就告訴了，有一個叫鎮海川的風景非常好。老爺兒仨就到鎮海川看夜景來了。猛然間聽底下喊：「童林哪，童林！想不到你死於此處！」尚道爺一探頭，看見童林要紮自己，這才喊住，把海川救上來了。海川說：「我和我哥哥侯振遠來的。我遭了這樣的危險，不知道我的哥哥侯振遠怎麼樣？」莊道爺聽完，立即吩咐：「德興呀，你去查看一下，你對這山裡頭瞭如指掌。」德興轉了一大圈，天都快亮了才回來，告訴尚道爺：「所有消息埋伏都沒拿住人，可能侯振遠沒進山。」海川一想：不能呀，我上來啦，我哥也上來了，唉！怎麼沒見面呢？稍事休息，天光閃亮。呂瑞說：「師父、師叔、師弟呀，你們爺幾個收拾一下，咱們奔前山去吧。我把船準備好了，聽說前山已經打上仗了，您出了廟就能聽見，前面喊殺連天。」「好，那麼我們就去一趟。」老劍客莊道勤撩起道袍一伸手，「嘆嚕」一下，把腰中的軟劍摘下來了，佩在自己的肋下。這口寶劍叫落葉秋風掃，價值連成。聽到前山鑼聲響亮，喊殺陣陣，他們順著後山密路就下來了。小船準備好了，兩名水

手，一個撐船，一個掌舵，爺兒五個上了船。不一會兒，就到了玲瓏島的前山，海川抬頭一看，呵！這仗可打凶了。

原來侯振遠、海川老哥兒倆來玲瓏島後，小船就回去了，把機靈鬼王三給放了，王三來到中央戊己大廳後「咚咚咚」一撞鐘，老俠王十古、於成、秋田、司馬空這些人全到了大廳，連同李昆、田八爺、胡二爺、任三爺、湯六莊主全來了。等大傢伙兒進來以後，機靈鬼王三把這件事一說，田子步聽了就是一跺腳：「這可麻煩了！」李昆心想：要這樣一來，哎呀，這哥兒倆若有個好歹，我可怎麼辦啊？正在這時候，兵丁進來：「啟稟大莊主，各位老俠客，咱們金家渡口可來了不少的人，唉，聽說是從鐵善寺來的。」金榮也跑進來，呼呼直喘地說：「大莊主，快去準備船隻，大莊主，雍親王爺帶眾英雄來到。」李昆直哆嗦：「八弟，備船。」

原來，王爺見海川他們去了一天一夜，一點消息沒有，很不放心，便和水晶長老亞然和尚、濟慈這些人商量：「去了這麼長時間，一點音信都沒有，二位高僧，你們爺兒倆想一想，是不是這些人在八卦山出了事？」水晶長老亞然和尚搖頭：「彌陀佛，王爺，您只管放心吧，李昆出身名門，絕不能心起歹念，要害這些位英雄，我覺得是沒事。如果耗到天亮還不來，我們大伙一起去一趟，人多力量大，到那問一問李昆該怎麼辦，這樣您看好不好？」

王爺聽了點頭：「噢，這倒是個好辦法。」早晨起來，仍沒音信來。亞然和尚道：「王爺，人無頭不走，鳥無頭不飛，您得領頭去呀！」王爺說：「好。」

到了大雄寶殿，就把這五花棒拿起來了。什麼叫五花棒呀？五花棒就是人家廟裡頭和尚唸經打磬錘兒。王爺說：「好啦，我就拿這大磬錘子，大家聽我的，合在一起各自拿兵刃，走，派幾個人看守鐵善寺。」

大家坐船來到金家渡口南岸。下船後，王爺把李昆叫過來細問一番，李昆如此這般一說，最後道：「不想法禪他們逃跑，昨天晚上振遠、海川奔玲瓏島去了。」王爺一聽，急得直跺腳：「嗨！李昆好糊塗呀！所有的眾英雄上船，跟著本爵趕奔玲瓏島。」說完，又命楊小香、楊小翠、司馬良、夏九齡、洪玉耳把大船的船艙板打開，讓他們大家進了後艙，裡邊讓五小看住了李昆，然後王爺到了大船上五花棒一擺，「嘩啞……」大船順著南盤江就奔玲瓏島了。等來到玲瓏島，對面的船隻列開，就聽玲瓏島裡面：「噲啞……」

鑼聲響亮。王爺一來，也有人報告了司徒朗。司徒朗聽完了，立刻傳話：「備船隻出山應敵，來多少人我也跟你們完不了，司徒朗把軍刃帶好，蔣雄、徐君、鐵臂羅漢法禪僧、五爺賀永、七爺韓忠帶著雷春豹、韓寶、吳志廣一千人紛紛登船，二百名兵丁乘船順著螺絲灣口衝出來。來到山口外邊，船隻排開。王爺站在船頭：「哪一個是司徒朗老英雄呀？」司徒朗箭翎耳一忽閃：「我就是啊！」「我問問你，昨天聖手崑崙鎮東俠侯振遠、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海川，二人夜探玲瓏島，直到現在未曾回轉，你是不是把他們拿住了？」

司徒朗這才知道，敢情昨晚上侯振遠、童林來了，怎麼沒聽見有人報信呢？

他這麼想，可不這麼說：「啊，你要問啊，童林、侯振遠被俘以後，因為他們兩人不服氣，我早把他們兩人給殺了！」瞧瞧，這句話多惹事！王爺一聽，一著急一撒手，「嗚」地一下，大磬錘就落入江中。回過身來一抱拳：「王老俠、於老俠，你們諸位都聽見了沒有？給他們哥兒倆報仇吧！」王爺這一喊，賽判飛行俠苗澤一按刀把頂崩簧，「噲啞」一聲響，把紅毛寶刀將亮出來，刀殼子往背後一別：「王爺，我一定給海川、振遠哥報仇！」墊步擰腰上了船：「司徒朗，你若大年紀不講信義，枉殺人間俠客，還不過來受死！我要給他們二位報仇。」火眼金睛賀永一分鑲鐵狼牙鉗，墊步擰腰就來了，飛身形上了大船：「呸！鼠輩狗仗人勢，狐假虎威，幫著童林欺壓我弟兄，五爺賀永我要你的命！」兩方面的鑼就響了，「噲啞啞……」鑼聲響亮。王爺這裡瞧著，心如火焚，把八爺田子步叫來：「子步，你給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……帶著一部分人去！」「是！」田八爺帶著一部分人走了。幹什麼去了，咱們先不提。

王爺這回發狠了，非給海川他們哥兒倆報仇不成！韓寶、吳志廣這些人都在司徒的大船上瞧著呢。賀建章甩起狼牙鉗蓋頂就劈，老俠苗澤跨左步，擺寶刀急著相迎，兩人在戰船上就打上了。招數加緊呀，越打越快，七爺韓殿遠一按自己的小片刀，刀把「噲啞」一聲響：「哥哥哎，看我的！」韓殿遠墊步擰腰上了船。剛到船上，風流俠鐵扇仙張鼎張子美一抽鐵扇子，飛身上來了，往這一站：「韓忠，你恬不知恥，認識俺風流俠鐵扇仙張鼎嗎？」

韓忠瞪眼：「呸！誰認識你？哪裡走！」左手一晃面門，刀就到了。老俠張鼎擺鐵扇子跟韓忠打上了，哎喲，喊殺連天可就更亂了。也就在這個時候，鐵臂羅漢法禪僧飛身上大船道：「姓秋的你上來，咱們倆是師兄弟，你架著胳膊往外扭，你欺壓我弟兄，助紂為虐，今天貧僧要跟你討教三合。我跟姓谷的練，是法禪，不跟他姓谷的練，法禪照樣有本事。姓秋的你過來。」

王爺勸說：「秋老俠你別客氣了，禍到臨頭須放膽，法禪既然不仁，老俠客也就別講義了，請吧！」老俠秋田萬般無奈，自己按著大寶劍的劍把子，飛身形上了大船。司徒朗、蔣雄、徐小俠，都在對面看著。老俠秋田一上大船，用手指點：「師弟啊，當年你恨師犯弟，結果你我弟兄才分道揚鑣，這麼多年我惦念你，到八卦山看望於你，你跟我面合心不合。師弟啊，你也奔七十歲的人啦，你們辦的這事對得起誰呀？你哥哥跟人家說好了，金玉之口，試藝五絕，交二小、獻國寶，結果你們把國寶、二小帶走，讓你哥哥若大的年紀為難，他多痛心啊！」「呸，秋田，你胡說八道，來到八卦山花言巧語，挑撥我弟兄不合，直到現在你還說這個，哪裡走？」老俠秋田一按劍把，「噲啞」把轆轤大寶劍亮出來，劍鞘子往旁邊船板上一放，一舉大寶劍：「好吧，你進招來！」

「彌陀佛。」法禪滿臉的殺氣，「舉火燒天式」，嘎稜稜一舉大鑼，奔老俠秋田的頂梁就劈。老俠向右一滑步，拿寶劍的手反腕子「喇」的一下，「紫燕抄水」，對準和尚的脖項就抹。大和尚法禪閃身形躲過去，兩位當場動手打上了，真正的同堂學藝兄弟變臉了。其實北俠治死法禪不算什麼，可有一樣呀，怎麼著我們倆一個村的人，鄉土之誼，桑梓之情，孩童在一起，再說我們倆一塊磕頭在谷老恩師門下，儘管他半道上辦錯事，被老師給逐出門牆，但是他到底跟我有鄉里之情啊。六人打成三對，難解難分。王爺這邊的三位俠客，都有一種想法，就是不願意把對方治死。可是老俠張鼎一瞧韓忠這人恬不知恥，有幾次讓著他，嘿！他反到來勁啦。老俠張鼎一想：得啦，乾脆我要你的命吧！你韓殿遠也不是好人。張老俠想到此，微然往下一矮身，縮頸藏頭，扇子往起那麼一舉，一反腕子，扇子就把韓殿遠的手背砸碎了，「噲啞啞」一聲響，刀就飛了。再看韓殿遠「喇」的一下臉白了，眉毛，眼睛，鼻子亂動，面目痙攣。老俠一趕身，又在他百會穴正穴眼用大鐵扇子一挫腕子，把他那腦骨也給砸裂了。韓殿遠一聲慘叫，「撲嗚」往後一仰身，當場斃命。